母亲的河流

◎王娥香

请允许我
以一条河的名义——

她们
在历史的烟尘里匆匆远去
又在岁月的波光中缓缓归来

她
搬起第一块瓦砾
在荒冢边,在市井旁
终在学宫红墙外,安下了家
她的扁担
挑过三代清辉
一头是稚弱的孟子
一头是儒家的星火
当孩童长成千秋至圣
她只掸去衣角的尘泥
转身
又去点亮另一盏灯

她
拈起一枚绣花针
不绣鸳鸯戏水
只在儿郎宽厚的脊背
刺下那四个字——
精忠报国
一针刺穿血肉
一针挑破南宋风雨
她说,儿啊,这不是字
是咱归家的路标
后来
那脊背扛起了大宋山河
而她的手
始终握着那枚针
在历史的深处
一针,一针
缝补破碎的疆土

她
解开碎花衣襟
在沂蒙的霞光里,以乳汁哺养
昏迷的陌生伤员
那一刻,她就是乳娘
她的孩儿饿着
她的乳房空着
可胜利的种子
在乳血交融的泥土里
悄然萌芽
后来
人们唤她“红嫂”
她只垂下头
又去推动那盘老磨
磨盘悠悠
磨尽苦难
淌出金色黎明

她
在阿勒泰的雪夜
不停地往炉膛里添柴
那一口团圆锅
熬稠了十九个孩子的春秋

晨光里
那佝偻的背影
如横亘欧亚的山梁
怀中抱着不同民族的骨肉
抱着同一个民族的希望

后来
这份母爱感动了中国
而她
只回眸一笑
轻声说——
孩子,馕烤好了
分着吃吧

还有
她……她……她……
无数的她
在暮色中凝成剪影
我看见她们
在每一个时代的转角
在每一盏昏黄的油灯下
在每一次艰难的抉择里
她们
不言不语
只弯下腰,将母爱
砌成一座山,铺成一条路
凝成一束光,流成一条河

金枝玉叶 淑气芝兰 绣春秋 洒芬芳

◎刘妍

早在2010年,扎孜亚就被评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哈萨克族传统舞蹈《卡拉角勒哈》代表性传承人。凭着一身精湛技艺,她从西北之北的草原,走上首都北京的大舞台,向全国观众展现舞蹈魅力,也让《黑走马》的名声越传越远。难怪别克兄弟称她为“教授”,在我们眼里,她就是《黑走马》领域当之无愧的艺术导师。

草原上的女汉子,巾帼不让须眉。三十余年来,扎孜亚默默耕耘,向无数学员倾心传授《黑走马》的韵律与舞姿。在各级各类培训中,竭尽全力履行着非遗传承人的责任与使命。

关门弟子高哈尔年仅六岁,跟着扎孜亚学舞还不到三个月。音乐一响,她便踩着节奏、和着鼓点舞动双臂,时而半蹲、时而转身、时而绕圈,活脱脱一匹欢快灵动的小马驹。

这些年,扎孜亚教过的大小“马驹”不计其数。她带着一波又一波孩子走出草原,去往乌鲁木齐,走向天南海北。《黑走马》里的热情、欢乐与真诚,如一夜春风吹拂大地,温暖着无数心灵。

(三)

马和歌声,是阿勒泰人如影随形的隐形翅膀。《卡拉角勒哈》是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极具代表性的舞蹈,2011年5月23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卡拉角勒哈》意为“黑色的走马”,是哈萨克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

在牧区,马比车更好使、更实用。老马识途——情急或危险之下,老马往往会驮着主人自主返回毡房。而马中尤物“黑走马”,通体黑亮、四肢矫健、肌肉饱满,剽悍雄壮中更显优雅大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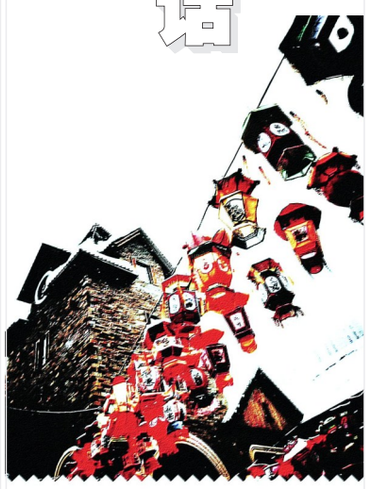
马是极有灵性的动物之一。有一次,我将一个苹果分成两半,掌心托着,单臂伸到一匹马的嘴边。它轻启唇齿,先用舌头卷走一半,再温柔卷走另一半,动作利落从不粗鲁。吃完后,它双目含情,用头轻轻蹭我的手臂,一遍又一遍。马主人说,这是马儿在表达亲近与喜爱。一眼情深,望着它温顺恳切的模样,我的双腿不听使唤,再也挪不开、迈不动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同频共振与情感连接,通过外化于肢体的《黑走马》呈现出来,恰如其分。

扭臂、翻掌、扣肩、含胸、挺胸,稳住下盘、锁住步伐——在扎孜亚的耐心指导下,我以最接近心灵的肢体语言,感受着《黑走马》独特的魅力与深厚底蕴,也真切体会到这位“教授”如草原般宽广的胸怀。

若用“金枝玉叶”“淑气芝兰”形容舞姿翩翩的扎孜亚,并不为过。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如她这般的女性,正是撑起半边天的“金枝玉叶”——争繁茂、洒芬芳,以花样年华与饱满热情,在岁月里书写芬芳,情满“三八”,绣写春秋。

灯影里的元宵诗话

◎杜波



正月十五的阿勒泰,是一幅待启的绝美画卷。广袤雪原如素笺铺向天地,静待岁月落笔。月光似银纱轻柔倾泻,洒在冰封的额尔齐斯河上,河面霎时化作万点碎银,闪烁着神秘而温柔的光。那不是光,是大自然亲手雕琢的梦境,在冬夜里静静呼吸。

静谧清寒中,万家灯火次第点亮。街巷的红灯笼如星火初燃,又似被寒风染透的灯笼果,摇曳着温暖的光晕。那光漫过窗棂,让冰花也泛起暖意。这一抹中国红,穿透冬夜的凛冽,成为雪域最温柔的慰藉。

漫步于雪与火交织的天地,仿佛听见自然与心灵的对话——雪原的静默与灯火的炽热,冰河的冷冽与人间的暖意,在无声中诉说着同一则真谛:于严寒中寻觅温暖,于寂静中孕育生机,将平凡的日子点亮成诗。

这,便是阿勒泰的元宵。

(一)

已是凌晨三点,我仍辗转反侧。一想到明天上午十点,别克兄弟会准时来楼下接我,前往五百公里外的青河县,与一位尊敬的长者相见,心中便莫名紧张。这位长者从草原出发,一路舞到北京。“教授”级的舞姿,深受各族群众喜爱。别克兄弟说,长者舞技超群,在大家心中,如果有一座艺术金字塔,她便是塔尖上的那颗明珠。如此评价,让我不免有些压力:见面第一句该问啥?提问不够专业可怎么办?思来想去,干脆跟着“教授”学跳一段舞!换个角度思考,心宽了,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我很快沉入梦乡。

真正点燃我对舞蹈兴致的,是一场热闹的婚礼。在富蕴县城入口处,迎亲车队早早地在半山亭下等候。长长的车队依次排开,占了半条环山公路。新郎、新郎家属、亲朋好友、摄影拍照的男男女女,人人脸上都漾着喜悦。冬不拉的琴弦一拨动,男女老幼的双臂、双腿,仿佛踩着音符,极富韵律地、轻盈地舞动着。新娘与新郎对跳,戚家对跳,老人与小孩对跳,陌生人之间的对跳……音乐与舞蹈的魔力在此刻尽情绽放,陌生人之间的善意瞬间充盈着、环绕着人群。大人口中的“黑走马”,孩童嘟囔的“卡拉角勒哈”,叫法不同,却正是眼前这支热烈奔放的舞蹈。调皮的别克兄弟打趣说,这“嘿嘿”的走马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

在地域辽阔的阿勒泰,五百公里的车程,不是个事儿。可一心想见“教授”的焦灼,着实磨人耐性。别克口中的“教授”,名叫扎孜亚·巴扎尔别克,是一位慈祥温和的长者。一见面,一个大大的拥抱,几乎将我这个来自南方的“小土豆”完全揽入怀中。这一抱,不得了——瞬间捅破了成人世界的隔膜!因着舞蹈这门共同的语言,人与人仿佛前世就已认识。有缘相见,人与人之间,甚至长者与晚辈间的客套与拘谨,顷刻间烟消云散。我们忘了饭点,把饥肠辘辘抛在脑后。跟着扎孜亚走进文化馆的培训室,同行的还有她的关门弟子高哈尔。扎孜亚看向高哈尔的眼神温柔似水,话语不多,轻声细语间满是母性的光辉。

微光致远

阿勒泰的元宵灯会,是一部流淌的光影史诗。它起于清末,那一年边塞苦寒。戍边军民凿冰为灯,以松脂为芯,燃一盏微光置于城头守岁。冰灯在寒风中摇曳,如戍卒心头最朴素的祈愿,在茫茫雪夜里低吟着家国安宁。那光,微弱却坚韧,是孤寂中最温暖的慰藉。

时光流转,灯会破茧成蝶。去岁“华彩元宵·福满雪都”,两千盏花灯如繁星洒落,错落于“五谷丰登”“龙腾四海”等主题灯区。每一盏灯都是一段故事,以绚丽之姿诉说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中,“冰雕龙灯”尤为夺目——取额尔齐斯河之寒冰,经匠人精雕细琢,化作一条气势恢宏的腾龙。夜幕降临,整条冰龙仿佛被赋予生命,金光透冰鳞而出,似要冲破夜幕,与星月争辉。那凛然雄姿,正是中华民族的磅礴气象。

灯影流转间,我忽然明白:正是那些最朴素的祈愿,穿越漫长时光,才最终沉淀、升华,绽放出今日这般璀璨的光芒。

雪都社火

灯影未尽,另一条长河已在雪地上奔腾而来——那是阿勒泰的社火。社火,是这片土地鲜明的印记。它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融汇着传统与激情,更涌动着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历年的社火汇演,可谓“年年相似,又岁岁常新”。相似的,是那份根植于传统的热忱——舞龙、扭秧歌……总能以灵动的舞姿,带人重温旧时光;常新的,是它不断吸纳现代与多民族元素的勃勃生机。你看,舞者踩着高跷,在冰雪舞台上轻盈地踏出《雪都风情》的舞步,冰雪文化与传统社火巧妙融合,形成独具一格的“雪都社火”。这既是传承,亦是生长,令人耳目一新。

社火的传承,恰如一颗顽强的种子。它从历史的土壤中萌发,历经风霜,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现代节奏的冲击下,它未被遗忘,反而在创新中焕发新彩,成为一座桥梁,连接着过往与当下,让人们在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亦能踏准时代的鼓点,共同走向未来。这不止是一场场热闹的表演,更是一部部流动的历史、一首首即兴的诗篇。它告诉我们:文化是活的。而阿勒泰的社火,正是这种生命力最生动的注脚,它将继续在时光长河中奔涌,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见灯如面

有些明亮,会永远镌刻在记忆深处——譬如那场元宵节灯会。每一盏红灯笼,都像一个载着故事的容器,将人们的心愿与期盼带向远方。市民们身着新衣、扶老携幼,穿梭于灯影人海之中,猜灯谜、放烟花。此伏彼起的欢声笑语,与烟花绽放的绚烂光芒交织,绘成一幅火树银花、热闹非凡的元宵图景。

如今的灯会,已成为“全民祈福”的载体。人们随心在灯上落笔——学子写下“金榜题名”,是对未来的热望;儿女祈愿“父母安康”,是最深情的牵挂;奋斗者许下“前路坦途”,是对梦想的执着。

这些文字如点点星光,在夜色中闪烁,它们汇成一股温柔而坚韧的力量——那是阿勒泰人对美好生活的集体表达,是这片土地上最真挚的共同心声。一盏盏火红的灯笼,映照着阿勒泰的文化精神。它们见证了这片土地从沉静走向开放,却始终保有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执着。这光芒虽微,却足以汇成星河,照亮人们前行的路。

今夕何夕,见灯如见故人。

雪暖人心

阿勒泰的正月十五,少不了一碗热腾腾的羊汤。铜锅里翻腾的,是雪原的体温;摊主的吆喝穿透寒风:“汤好,人旺!”一碗下肚,寒气尽消——仿佛整个大地,都在胃里苏醒。那热气,是阿勒泰人最质朴的温情,是寒冬里最踏实的慰藉。

再看手工奶疙瘩。切尔克齐乡村民吾特勒别克·沙泰,一晚便售空。老人眯着眼数钱,皱纹里盛满星光:“没想到,我的奶疙瘩这么香……”那奶香,是草原的馈赠,更是岁月沉淀的甜蜜。

阿勒泰的雪,落在哪里,哪里就长出春天。雪地上撒欢的小孩,红着鼻尖蹦跳,像一串串会舞蹈的小辣椒。“摔出福气来”——笑声砸进雪堆,溅起一地碎玉。那笑声,是阿勒泰最鲜活的生命力,是寒冬里最暖的烟火。

冰雕前的笑声同样动人。游客举着手机拍摄“冰龙”,镜头里冰鳞流光;本地老人眯眼凝望:“这龙,比我们小时候的冰灯,亮多了。”那赞叹,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是阿勒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不远处的雪地上,有人捧起粉雪,捏成团,一口咬下——那是“雪汤圆”。天然粉雪凝成的清甜,入口即化,带着山野的清冽,是阿勒泰独有的元宵滋味。那清甜,是阿勒泰最纯粹的味道——雪的味道,家的味道。

阿勒泰的正月十五,是雪与火的交响,是历史与现实的和弦——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无声对话。冰与火在此对话,孩童与老人在此对话,毛皮滑雪板与现代滑雪服在此对话,一盏盏红灯笼与整条额尔齐斯河亦在此对话。它无需繁复仪式,也不依赖符号标榜。它之所以动人,只因真实;它之所以永恒,只因扎根生活。

雪是底色,灯是语言,人是诗行。在这片土地上,最深的信仰,不是等待春天,而是每一个在寒夜里依然愿意点亮一盏灯的人——他们用微弱的光,彼此认领;用掌心的暖,捂热岁月。

周末·说说

又见炊烟

◎杨建英

(一)

一晃,退休三年。公事少了,私事便多起来。到了这般年纪,所谓私事,无非两件:思乡与怀旧。

怀旧、思乡,本是两桩事,于我却是同一件——我所怀的,皆是童年往事;而我的童年,又悉数安放在故乡。是的,我曾是故乡的孩子;如今,故乡倒像我的“孩子”。

又近年关。“每逢佳节倍思亲”“月是故乡明”……这些被年节反复吟诵的句子,便悄悄冒出来“挑事”,惹得他乡游子心神不宁。每到这时,我便以读书人的本分,寻些乡愁浓郁的文字来读:老舍的小说、汪曾祺的散文,刘心武的《钟鼓楼》……按现在的话说,堪称“治愈系”。

正当我像守着慢病的老人,一点点囤积这份过年的“心灵良药”时,家乡文友将他新出版的散文集《炊烟叙情》寄给了我。来得正是时候!匆匆翻阅,竟不像是收到一本书,倒像是有人背来一筐家乡的土特产——朴实、温热,带着泥土的气息。

《炊烟叙情》——这书名让我愣了半天。前段时间,我还和文友探讨:能否找到一个物象,来区分过去与现在的生活?我们想了很多:电脑、网络、手机、微信、汽车、楼房……都对,可都太物质、太生硬,少了几分灵动。怎么就没想到“炊烟”呢?

是啊,近些年“煤改电、煤改气”工程推进,小楼林立的村庄,再也飘不起炊烟了。而这一缕炊烟,恰恰成了新旧乡村的分水岭。炊烟里,弥漫着饭菜的香气——那是家的味道。如今,怕是只有新疆偏远牧业村,还能偶见炊烟升起。

炊烟的第一个意象,是故乡。每当夕阳余晖洒在屋顶,袅袅炊烟便从家家户户的烟囱缓缓升起,宛如轻柔的丝带,在微风中摇曳、弥散,铺满小村四周的青纱帐与果树林。

炊烟的第二个意象,是母亲。在农村,没有什么比“我妈叫我回家吃饭”更让人有冲劲儿的。我曾专门写过这个场景:“小时候,这句话是拒绝一切诱惑、叫停一切玩耍、终止疯狂游戏的‘神语’——它可以让一场上树偷袭老鸹窝的行动半途而废;可以让正在找妈妈的小蝌蚪继续寻母之旅;可以把为女孩子高举皮筋儿的双手突然放下……‘我不玩了,不跟你们玩了,不去了,不参加了’——用不着内疚,不必另找理由,只需一句‘我妈叫我回家吃饭’,大家便能心领神会。”

退休前,我曾和同事走进乡村。月明星稀的夜晚,站在村头,看见谁家房顶飘起白烟,便知谁家在煮肉。上前敲门,门一开,就被一把热情地“薅”了进去。草原上有句古老的谚语:有肉不给客人吃,比羊被狼刁走还难堪。

每当看到反腐警示片中,那些腐败分子痛哭流涕地悔恨“一到下班就想赶场子”时,我便想:他们一定是忘了母亲的呼唤,忘了家人的牵挂,也一定忘了,家乡那缕唤人归来的炊烟。

曾在手机上刷到一个视频,有人语重心长地问:喝那么多酒不难受吗?回家吃饭,不好吗?

(二)

《炊烟叙情》这本书,我读得极慢。一来,这既是“家乡土特产”,便要细嚼慢咽;二来,阅读中时常被作者笔下那些如“土坷垃”般质朴的词汇击中,读得我心绪难平。

离开家乡三十多年,许多童年旧物的称谓,既陌生又熟悉。一旦跃入眼帘,便像被土坷垃轻轻砸中——心头一热、鼻尖一酸,一边努力回想那物件,一边打捞与之相关的往事。比如书中提到的“温坛”,便是一件“从来不会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老物件。

“那时我家用的是一种俗称‘地蹦子’的炉子,很矮,离地只有两块砖高。在地下挖个深坑,把炉子砌进去,这个坑就叫‘炉灰坑’。这种炉子炉膛大、炉口小,正所谓‘里面蹲条狗,上面捂只手’。炉子连着炕,形成炉洞——每天早清儿,趴在被窝里一探身,就能从炉洞里摸出一块‘熥’得‘牛筋儿’的烤白薯。连接处用一块砖控制——抽出来,烧炕;推进去,做饭。炉洞里放一口小瓦缸,装满水,借着炉温变成‘土过水热’。二十四小时有热水,洗脸洗手全靠它。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温坛’。我常把青柿子放进去漤熟,或是在上面划几刀,再塞青花椒,埋进麦柜里,没几天就香甜可口了。”

你看,一个“温坛”,就让我想起这许多往事。书中这类带着岁月温度的词汇比比皆是——绛蓬、鸡笼、果匣、果子(小蛋糕)、到口酥(桃酥)、烘笼子、锅拍子、蚂蚁萝、搂垫厩、刨笤帚、挣工分、摊坨子、漤柿子、铰鞋样儿、推碾子、倒白薯、出份子、榆皮汤、棒沙粥、猪秧子、苦麻子、拔积、骂街、歇晌儿、憋死狗(石子棋)、崴泥、龙口夺粮……每一个词,都让我“心惊肉跳”、浮想联翩。

书中还写:“烙饼要‘三翻六转,七十二提溜’;用碾子碾油菜籽,完了还要碾点棒子面‘熟碾子’,否则油菜籽太黏,‘烀’在碾盘上,下家用着不方便……”这份对传统村规民约的自觉遵守,多让人安心。

(三)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罩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夕阳有诗情,黄昏有画意,诗情画意,虽然美丽,我心中只有你……”邓丽君的歌声里,我听到了炊烟的第三个意象——恋人。炊烟升起,怎会想起心上人?歌里藏着答案:“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回忆。愿你变作彩霞,飞到我梦里。”

在这缥缈、朦胧的意境里,藏着神秘的情愫、甜蜜的思念、绮丽的身影、深藏的往事、难释的感伤、亦真亦幻的旧梦……读者不免想问:这是少年思慕,还是少女怀春?其实都不重要。可以肯定的是,这歌唱的一定是“乡村爱情”——城里没有炊烟,而乡村的浪漫,是城市永远无法比拟的。

又见炊烟。它早已不只是一道风景,而是一份情感的寄托,是对故乡、对亲人、对爱人的最深沉的眷恋。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常常忙于奔波,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东西。而那一缕袅袅炊烟,就像一位无声的使者,提醒我们——珍惜亲情,守护故乡那份宁静与温暖。

地址:阿勒泰市红墩路296号 编辑部:0906-2315197 邮编:836500 广告经营许可证:10011-03 广告发行部:0906-2315709 印刷:阿勒泰地区泰昇报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厂址:阿勒泰市解放路七区59-1号 全年定价:228元 零售价:1元